

焦村抗日保卫战

• 李翔宇

焦村是汝州东部的一个大集镇，四周寨高沟深；北靠安沟大山，南俯纸坊平原，西有黄河河；寨西河深岸陡，寨东沟又纵横，可谓易守难攻。1945年春天，在这里发生了一场地方武装同日伪军的战斗，日伪军遭重创，从而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。此事至今仍在当地传为佳话。

1944年5月日军侵占临汝后，汝河以北各股土匪势力纷纷投靠日寇，充当汉奸。当时焦村人焦道生以焦村为中心，南从泰山庙，北到安沟，西起黄河河，东至郑县境，共收集七八百支枪，号称2000人（其中有国民党挺进三支队百十个人，对外叫特务营，依附于他），自封司令，割地自居，不愿为日本人卖命。因为他人多势众，日本鬼子觉得锋芒刺在背，多方谋划，必欲除之而后快。

1944年农历五月初八，日寇夜袭焦村，杀伤20多人，焦道生藉以保家守土为名组织武装。后河南省政府主席刘茂恩委他为“河南省保安第五旅”旅长，让其扰乱日寇后方。1944年冬，八路军皮徐支队进驻大峪地区，皮徐首长派张清杰多次找他，晓以利害，争取他共同抗日，最后他接受八路军的主张，同意建立抗日统一战线。

日军为了进攻南阳，强化后方治安，消除焦道生这个腹背芒刺，1945年3月15日（农历二月二）调动登封、临汝、禹县、郑县日伪军数千人，合围“扫荡”，想一举消灭焦道生。前一日，焦道生接县城内线焦长青、禹县席子猷、郑县符东林等情报，说敌人已出动，有“扫荡”焦村的可能；大峪抗日县政府也送信说，登封的敌军也有行动。一日之内四方告急，焦道生立刻召开军事会议商量

对策，一致认为：焦村有足够的弹药（刚从鲁山县政府运回一二十万发子弹），七八百人的武装和焦村人民对敌的深仇大恨，特别是特务营训练有素，凭这些条件，决心和日本人较量一下。会上决定：武窑由武中保中队，二十几支枪防守，和焦村形成犄角之势，互相支援；显经寺是焦村北门的屏障，北可控制安沟山口，监视登封来敌，南能封锁黄河河岸，由南铁门中队五六十支步枪，一挺轻机枪防守；张村由王鞏中队二三十支枪，一挺轻机枪防守，有沟南连寨内，北通山里，是焦村军民转移的后路；李楼有刘天章中队十几支枪防守，是焦村通往许洛公路的前哨；毕天西中队二三十支枪防守东寨外，和寨内策应；村南的战沟由特务营防守，南拒许洛公路，北可配合显经寺封锁寨西黄河河岸上的开阔地面，是焦村外围的重要防线。

焦道生旅部有二三百支枪，数挺轻机枪，驻守寨内。同时寨里防守的还有侯四的二十几支枪，一挺轻机枪；梁七的十几支枪，一挺轻机枪；王会堂的十几支枪。

各部接命令后按规定进入防地，彻夜警戒，焦村老弱妇幼疏散进山，做好迎战准备。3月14日，一夜平安没事，第二天早上进山的群众陆续回寨。3月15日是焦村的集日，太阳刚刚升起，寨内又恢复了往日的热闹，寨外西南角集场人挤满了人，守寨的人也准备回家吃饭休息。这时西北山后隐隐约约传来阵阵的枪声，接着发现四五十个敌人已接近集场，有人喊：“老日来了！”一下子集“炸”了，人们纷纷向寨内跑，显经寺、战沟里、焦村寨墙上三挺机枪，步枪都朝

敌人开火，枪声响起一片。敌军就地隐蔽，双方激战了一个小时。由于日军指挥官被击毙，撤下数具尸体退到黄河河下。原来这一股敌人是从登封过来的，刚才听到的枪声是在山里遭到八路军秦光善区干队的伏击，所以只过来一部分尖兵，大队在后边没跟上。武中保的人天亮都回去睡觉了，敌人才能从武窑东地顺利通过。枪声一响，武中保不知虚实，纷纷跳墙逃跑，武窑丢失。

枪声停止，群情激动。年轻人跑着喊着去看打死的日本人；焦群剥了日寇指挥官的衣服，得了一支小手枪，一只银壳挂表，1.1万元老日票子；梁七看没啥可得，干脆来个大开膛，取出一颗血淋淋的人心，高高举着跑回寨。第一次打死日本人，全寨沸腾，士气倍增。

10点左右泰山庙发现日军，这是从临汝、郑县来的敌人，登封的大队也过来了，从寨上清楚地看到三面的敌人都朝焦村围过来。特务营守战沟西段，对付登封敌人，一排守战沟东段，抗击南来之敌，队长高振奇亲自扛一挺机枪，守牛王庙路口，封锁通向李楼的道路。寨内对外围进行火力支援。战斗一打响，刘天章的人就跳寨逃走，李楼丢失。特务营失去屏障，正面临敌。敌人盖地而来，蜂拥前进，特务营沉着应战，等敌人进入射击圈内，枪弹齐发，给来犯之敌迎头痛击。阵地前尸体狼藉，后面敌人卧倒，用猛烈的炮火掩护步兵前进。敌人发动的一次冲锋，都被特务营击退。午饭后，显经寺丢失，南铁门的人逃回寨内，北门失去屏障，敌人用迫击炮向寨内猛烈轰击，激战至下午四点多钟，敌人迂回到秋树李东北地占领安沟东段，用重机枪顺沟向西扫射，正面之敌猛烈攻

击，特务营在战沟里无法存身，撤回寨内。至此，寨外阵地全部丢失，三路敌人云集寨下，用迫击炮、掷弹筒向寨内轰击，组成强大的火力突击攻击。北寨楼炸塌，民房被毁，焦道生带其弟焦常生从东寨沟退走，副司令毕金生和焦群在寨内指挥。各股武装本来就是没经过训练的农民，看焦道生一走，不听从约束，也陆续自动脱离战斗。特务营和剩下没走的武装人员，担负了重点地段的守卫，掩护群众撤退。等天全黑时，高振奇才借着夜幕带人翻过东寨沟撤出焦村，顺沟进山。

特务营撤走后，敌人于晚上9点多钟陆续进寨。禹县之敌晚11点才从梁窑、南村到达焦村。这股敌人因白天受到禹县地方武装的截击，没能按时到达焦村，所以形成东北方向的空档，寨内的军民才能安全转移。至此登封、临汝、郑县、禹县四县之敌完成了合围扫荡焦村的计划。敌人以百十具尸体的代价占领了焦村一座空寨（这次战斗由于事前做好准备，所以焦村方面损失不大）。日本人进寨后恼羞成怒，烧毁民房二三百间，在寨内整整折腾了两天，到3月17日的上午，才撤离焦村。

驻汝州的日军最高长官计划1945年的农历二月二对焦村发动总攻，要求禹、登、郑、临、伊五县日伪军在天亮前完成在焦村周围的集结，8时开始总攻。由于八路军大峪抗日武装截击了登封方向来敌，禹县一地方武装拦截了禹县方向的日军，五县日伪军没有按计划集结，给焦村武装集中优势兵力打击来犯敌人提供了好机会。

这次战斗，因焦村群众和参战队员转移及时，伤亡不大。日军最后占领了空寨，却付出了死伤一百多人的代价。

陆浑灌区逸事——我的庙下营（上）

• 赵进步

高中毕业那年，我响应党的号召，回乡参加农业生产劳动，说是接受贫下中农两年的再教育，就可以报考大学了。班主任高万森老师送我出校时，特意嘱咐我，要好好劳动，虚心向贫下中农学习，滚一身泥巴，练一颗红心，但是别忘了在高中学过的知识，两年之后等你的好消息。然后挥泪告别，我回到了老家文寨村。

1972年年末，天气格外冷，我想跟着当生产队长的叔叔和一部分年长社员去杀腊木条子。叔叔告诉我拿镰刀可不是捉笔杆子，有气力还得有技术，要用巧劲的，恐怕我干不下来。可我执意要去，因为当时正常劳动力每个工日记到十二分，我还不够一个全劳动力，只能记七分。我家里还有五个弟弟要上学啊，我得多挣工分，帮助父母分担家庭重担。平时除了随队里安排上工干活，也学着父亲带上个大草篓头，顺便挟些干草柴火什么的，做粪积肥和做生活烧柴。

初参加生产劳动，确实没有那么大的力气，更没有什么技术。就连杀腊木条子，直径细一点的，我可以一下子就割掉，粗的就不行了。几天下来，双手打了许多血泡。几天后，去参加陆浑灌区东二干渠建设的民工队放假回来了。队里研究调整去参战的民工，因为是远离家乡干活，工程紧任务重，大多数人都不想去。根据上级指示：参加人员必须统一记高工分、国家补贴水利粮，生产队补贴生活费，我就积极主动报名参加。

队长叔叔告诉我，要考虑好了再决定，人家那么强壮的劳力都不想去，你想去受罪？

我想着好好表现的两年期限，每天还有十三个工分，听说还有一半白面一半红薯面的可以吃饱的杠子馍，就十分坚决地表态：去！再苦再累也绝不反悔。

过了初五，我跟着队伍出发了。施工地点就在下鲁村东，吃住由连队安排在下鲁村里。在那里实施的是军事化管理，天不亮听号声起床吃饭，一碗稀饭不如说是

一碗浑浑的开水，杠子馍可以自己随便掰着吃，三个五个都可以，你得吃完，不准浪费。大家都是风卷残云很快吃过。开始我看着那么粗大的杠子馍，只敢掰一个。

排长爷爷（街坊门上的辈分）说：“孩子，你可得吃饱啊！这到午饭得六个小时，半响饿了可是没有办法的。”

那时修大渠是人海战术，全凭人力挖装运卸。镐刨锹铲后，架子车从沟底拉运到高处渠线以外。因为队伍人员编制定了，为了加快完成任务，后方社队全力支持，把耕牛送到工地，帮助拉车运土。我年龄比较小，又刚离开学校，排长爷爷算是照顾我，就让我牵着牛，从沟底到渠外上上下下，机械地无休无止地来回运转起来。沟愈挖愈深，牛伸着脖子用力向上拉，我用力拉着牛梭头帮着用力。

这样有两个月的时间，我的饭量大增，从每顿吃一个馍到吃三个半馍。但是从开始干到半响，已经累得爬不起来。每次收工时负责把牛赶回住地。

一天，营教导员带着人来工地现场检查发现了，好像对我多看了一眼。我也感觉他好面熟，但一时想不起来是谁。有人隐隐约约听他给我们连的副营长杨林说，这孩子小着呢，又是高中生，别把孩子累坏了，正好营里计划选一批人员加强管理，把他抽到营部做个管理员吧。

得知这个消息，我努力在脑海里搜寻记忆。哦，原来教导员是公社的副书记，是社长兼公社武装部长的万荣安叔叔，他是我父亲的老同事。几年前他下乡队，搞调查研究经常到我家，向我父亲了解农村基本情况（父亲于1957年从许昌地委因病回乡工作，曾任县林场场长、村支书等职）。记得有一个晚上我拿着用树根做成的小手枪，在万叔叔面前比画，万叔叔笑着说：“你是个俏皮鬼啊！想看我的真家伙说一天嘛。”然后就把手枪从枪套里抽出来递给我。现在想应该是驳壳枪，好大好重的。

我连续干了两个月，有两天假期可以回家看看休息一下。连长王永发叔叔特意骑自行车把我“捎”到家里。

到家后我把这两个月的情况告诉父亲，父亲很满意。既然熬下了，还在队里干吧，不要给你叔叔伯伯们添麻烦就是了。说到万教导员，父亲说他是个好领导，是个认真又耿直的人，千万不要给你伯伯脸上抹黑。宁叫使死牛，不叫打住车。（这一句话成了我牢记一生的箴言）你以后见到他们都要有个称呼，表示尊敬。

第二天我一回到工地，排长爷爷就告诉我：“赶快把被褥衣服收拾好了，去营部报到上班去吧。你前脚回家走，接着通知就来了。以后你就不用再出这种大力了，好好去工作吧。”

我赶紧谢过说一定好好干，咱们老家都是近邻，如果干不好，再见面时就打我的屁股好了。

副营长杨林叔叔是从公社粮管所长调灌区营指挥所的，他把我从春店抽出来的管理委员席现禄一起送到营部所在地长张村，我们就算是正式入列。

营长叫韩忠良，是参加过抗美援朝出国作战的老革命，工作认真，表情严肃，给人一种不怒自威的气势，很少有微笑的表情。他和万叔叔在一个大屋子里住宿办公。万叔叔告诉我：“你可以抽空来我们这里多看看你韩伯伯，让他的脸也舒展舒展。”

我被分配到了物资后勤组，去看水泥库。营部发给每月12元伙食费，一般有个八九元就够了，工分仍然由生产队照记。在连队的标准是三、三、四，就是白面和杂粮各占百分之三十，红薯面占百分之四十，所以天天就是花糊拦杠子馍了。

仓库是个没有用绳索就套住了的地方，忙起来去吃饭都没有时间，所以就很少有功夫去看他们了。

我自己先后看管了沙沟里和曹路门两个仓库。我把仓库里弄得整整齐齐，利利索索，来往账目记得清清楚楚。本来每个仓库都是安排两个人换班，以应工程急需不耽误事，可和我搭班的是从官中村调来的，是个刚结婚的年轻人。新婚燕尔，夜里不想来值班，白天不到营部吃饭，跑

回家吃饭。指望不上他，我就及时联系各施工队领水泥的时间，常常忙过饭点才匆匆忙忙地回营部食堂吃点凉饭菜。后勤组领导知道情况，就干脆辞去了他，又省去了一个管理员的经费开支。

对每个工程点使用的物资，我做到心中有数，记录水泥使用情况。有一次发现有人把领回去的水泥偷运到学校藏了起来，我及时报告营部领导，最后把脏物追了回来。

我的表现赢得了我们整个庙下营干群的赞扬。两三个月后营部党委研究后，又调整了我的工作，要我负责营部卫生室。

庙下营指挥所有十几个连队，一千多号人。从公社卫生院调来中西医（内外科）两个主治医师，还要配备一个负责去医药公司进药物和向下面各连队发放药品，管理药品和医生开处方后取配药品。这个人需要有很强的责任心，能吃苦耐劳。工作繁重，司药、采购、分发，记账、盘点、报销，会计保管都要一起干的。原来的这个管理委员就是产生了私心杂念，偷偷地把清热解药片当作氯霉素片卖了，获取暴利，还耽误患者病情。营党委果断决定由我接替开展工作。

看到卫生室药品架上的上百种药品，那些药瓶子好像都会跑动一样，瞬间感觉我的头都大了。但我由衷地感谢中医内科的老专家、庙下医院的老院长程宝生伯伯，外科副院长席斌大哥哥，他们手把手教我认识各种药品名称。我又特地到新华书店自己购买了常用药物手册和赤脚医生手册，认真学习刻苦钻研。把常用的药品放在眼前方便拿到手的地方，内外科用药分别放置。再按呼吸系统、五官系统、胃肠道系统、血液循环系统等分门别类放好对应的药品。两位大夫直夸我学习领会得快，是个学医的好料子，经常热心地教我。席斌哥哥教我认识人体构造，学习外科伤骨简单的手术，如何清疮消毒包扎处理。程大夫教我如何望闻问切虚实寒热辨证施治，我一认真记，用心听。（未完待续）

·连载·



么样？”

“现在基本成功了。习总书记，您抽时间到我们那儿看看吧！”

习总书记很高兴。他点点头，答应说：“好，行！我抽时间就去！”

采访组：他是什么时候到你们那儿考察的？

周田车：他平时工作很忙，估计是一时没有抽出空。他是第二年秋天来的，当时他已经是我们的县委书记了。那次，是我第二次见到习总书记。

那是一个上午，我们大队全体干部还有一些党员、社员代表，共20多人，在大队的一间屋子里开会。

我们当时正在研究上马一个企业的事。那个时候体制束缚还挺厉害的，原则上不允许大队搞企业，但当时县委书记习近平同志支持和鼓励我们办企业。我们就聚在一起商量这个事儿，正开着会呢，一看，门口站着个穿绿军装的小伙子。别人可能没见过他，但我认识他。我连忙走过去说：“习总书记，你怎么来的？”

他说：“我从河滩过来的。”

我说：“你知道坐船的位置？”

习总书记笑笑说：“我知道啊。”

我们大队支书一看，是县委书记来了，吃了一惊。因为习总书记来，既没通知公社，也没告诉大队，骑自行车就直接来了。大队支书赶忙迎上去，请习总书记到屋里坐。

习总书记说：“你们开会吧，我就不坐了，我到你们农场去看看。”

大队支书说：“习总书记，我让主任领你去。”

习总书记说：“不用。你们开会，找个人领我去就行。”

我们找了个技术员领习总书记去农场，他也没让任何干部陪同。他到试验田，问了技术员很多问题，问种植技术，问田间管护，问疾病防治，问水肥施用，问棉花产量，方方面面问了个“底儿掉”，考察得特别细致。考察完，他自己骑车就走了，也没在我们这里喝一口水，吃一口饭。

技术员回来跟我们说：“你别看习总书记是城里人，又那么年轻，他可是对棉花种植特别精通，问我的都是内行话，懂的不比我们技术员少。以前我开会，听过他几次讲话，对棉花特别懂。就要这样的人当干部才行！”

采访组：您刚才说，一共和习近平同志见过3次面，请您讲讲第三次见到他的情景。

周田车：我第二次见到习总书记时，他已经离开正定8年了。这8年当中，习总书记虽然在福建工作，但他和正定的干部群众还一直保持着联系，而且有很多来往。他还组织了正定的基层干部到福建去挂职锻炼，学一学改革开放前沿地区的先进经验。

1993年7月，我们正定县一个县委副书记带队，还有一个政协主席陪同，领着我们一批村干部20多人，到福建去了。习总书记欢迎我们，大家一合了影。照相后，副书记把我们挨个向他作了介绍。习总书记一看到我就说：“这个小伙子，我认识！”

我说：“习总书记，您还记得我吗？”

他说：“记得呀。年轻人，好好干！”

之后，习总书记给我们大家做了一个简短讲话，主要是欢迎大家来福建，希望大家沉下去，好好学习。此外，他还给我们讲了福建的一些生活习惯。

我被安排到福州的一个村挂职锻炼，这个村和我们西兆通的区位条件比较相似，都是紧靠市里，工业发展得好，高速公路修得很先进。我在村里和当地人朝夕相处，有很多交流，当地人谈论起习总书记，都是赞不绝口。

（未完待续）

中央党校采访实录编辑室 著
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

金狐狸驮宝

“要知道三山坡在此何处，地道牛塔以北云梦山前。”这副老百姓自己创作的对联，把崆峒山西南的“三山坡”的位置说准了。金狐狸驮宝的传说故事就发生在三山坡上。

崆峒山下的安姑村，也就是现在的彦张村，当时村里住着安寡妇一家。丈夫早故，没有留下一男半女。安寡妇念起爷爷和公爹公婆以后没人赡养，就立志不改嫁了。经族人说合堂侄儿过继给他续烟火。哪知堂哥黑心歪尖，处处使绊子要撵她改嫁，这样儿子可以尽快继承家产。“烈女不嫁二男，养活两代老人是我的任务，我死也不会改嫁！”安姑豁出去和堂哥斗了起来。为了表达她的决心，她把家里的财产变卖后修路架桥，打甜水井，方便方圆附近十里八堡的百姓。久而久之，安寡妇名声大震，这个村也就叫安姑村了。

安寡妇把路修到了妙水寺，把桥架到了冯店，她出钱打的甜水井临汝镇两道沟的人都吃。一次，修妙水寺的大桥时，把安寡妇家里的财粮都掏空了，可是还有一个桥墩没有修成。堂哥找到她说，只要你肯改嫁走，我支持你资金把最后的桥墩修成，圆你功名。安寡妇断然拒绝了。夜里，安寡妇正在筹钱筹粮发愁时，听见院里有响动，起床时看见一只金狐狸一蹦窜出了宅院。这时她脚下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，弯腰一看是个布袋，拿回屋里灯下一看，竟是金豆子。她把金豆子换成银票和粮食，把桥修好了。随后每遇打井、修路、架桥有资金的难处时，金狐狸总会夜里驮着金子赶来救急。堂哥觉得蹊跷，一个妇道家从哪里弄来这么多钱，于是躲在暗处观察，终于发现了秘密。发现秘密的堂哥就背一条口袋到三山坡寻宝。有一天夜里，安寡妇捧着篮子，篮子里放着香裱到三山坡烧香，致谢金狐狸相助之恩。正当她上香祈祷后，金狐狸又献出金布袋时，堂哥溜来了，一个箭步窜上去抢走了金布袋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金狐狸跑上去钻进他胯下，驮起他就跑，跑到山头把他滚了碌石。堂哥滚到坡下，落下了个终生残废，一辈子卧床不起。

民间故事

来源《汝州民间故事》